

新时代之歌

# 一座仓架的信仰

■ 宁雨

雾凉山漫得奶绿，远近之间顽童般地嬉戏、缠绕。

人在雾中，绿在雾中，宛临仙境。应是黄昏了，我却在阜平西部大山里这个叫做面盆沟的地方，忘却时间感。

有风来。风撩起轻曼的雾纱，不远处那个仓架的细节便在我的眼眸里清晰起来。那是木制的有点高大、有点威风、有点年代感的仓架。只有简易斜顶和底座，数根原木棍子支撑，四围以树枝编织篱栏的仓架，目下正在空置，却是那般安逸。左侧溪水淙淙，右侧杂花野草纷飞。

驱车经过太行高速城南庄出口，在山坳里兜兜转转，我早就瞄上了山里这种简单而奇特的“建筑”。

在村口，在一条小径的转折处，在一处盛开卷丹百合或小锦葵的大石头旁，在农家小院最显要的位置，总能发现一座仓架，谜一样地矗立着，素简而尊贵。

二

一位老伯告诉我，阜平山里，家家户户有在仓架里屯粮的习惯。往前数上三四十一年，一座装满粮食的仓架就是一户中等人家的半边家财。闺女说婆家，第一条要打探清楚小伙子家有几个仓架，仓架里的粮食满不满。

九山半水半分田。几十年，几百年，上千年，石头缝里开荒种地，好不容易围堰整出锅盖大一片地，大雨山洪一冲，一寸也留不下。种地不顶事，粮食金贵，盛粮食的仓架也被神一样侍奉着。

穷则穷矣。阜平的仓架，如阜平的人心一样，总是敞亮的。建在最显眼的位置，没有粮食，有多少粮食，一眼便知。

阜平人不畏穷。这里，诞生了中国北方第一个红色政权，建立起中国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。一个不足9万人口的县城，硬生生创造了养活9万子弟兵的人间奇迹。

1941年秋天，战事打到最艰苦的时候。聂荣臻率万余人与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10万兵力周旋，经过

几天几夜巧妙穿插，跳出包围圈，来到一个名叫常家渠的小山村。为了不暴露目标，一律不烧火做饭，连电台也停止联络。常家渠仅有几户人家，一下子集结了上万人，吃饭是个大问题。乡亲们倒光了箱笼里的存米，掰尽了屋顶瓜秧上大大小小的南瓜，收尽了山腰上鲜嫩的苞米，刨光了房前屋后的地瓜。男女老幼背着、挑着、抬着、提着，送到战士们面前，塞进干部的手中。万人大军在常家渠隐蔽五天五夜，终于成功突围。

树叶训令的故事，让我泪水盈眶。1942年，阜平遭遇大旱。树叶、树皮，成为山里最好的粮食。当时，村里的青壮年都奔赴前线参军抗战，留下步履蹒跚的老人和瘦骨如柴的孩童。为了让老人和孩子采树叶方便，聂荣臻发布命令：村庄周围15里之内，不许部队采树叶。战士们宁可饿着肚子，也不与百姓争食。70多年过去，“树叶训令”依然历历在目。

在吕正操写的《冀中回忆录》里记载了聂荣臻的一段话：开展敌后游击战争，光靠山是不行的，首先要靠人民群众。就说大山吧，如果山里没有群众，山路又很窄，敌人把山路一堵，我们根本不能坚持。不用说的，吃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。没有群众供养我们，难道能吃石头吗？

聂荣臻把阜平当作自己的故乡。生前，每每提及阜平，他总是眼含热泪：“阜平不富，死不瞑目。”

三

奋斗了一辈子，没多收几穗子。刘秉林一家人的苦恼，代表了阜平山里多数人家的苦恼。

到了21世纪10年代，国家的搬迁安置政策来了。人挪活，拔穷根。刘秉林心跟明镜似的，他举双手赞成。

这面盆沟，在胭脂河上游。顺沟而上，穿越云花溪谷，连接河北平山和山西五台。花如锦，溪如翠，随便一棵野生植物都是草药。县里请来的专家说，这条沟谷，是老天爷赐给阜平的“金谷银沟”。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据说，香炉石老村提升改造建民宿已经提上日程。刘秉林寻思，他的老石头房子说不准能被相中。

四

一场骤雨后，流经阜平县城的大沙河顿时欢腾。天刚放亮，桥下旱市已经热闹起来。水灵灵的红枣、肥嘟嘟的梨

子、硕大的南瓜、大堆的青玉米……挤挤挨挨，夺人眼目。走过一个个摊子，清甜而丰腴的初秋气息，悄然沁入心脾。

“俺家这是水果枣，可脆可甜。你有空，去俺家园子摘也行。给，这是电话，也有微信二维码。”看卖红枣的妹子那又欢喜又真诚的笑眼，你想拒绝她递过来的纸片都不笑。

若非公干时间紧张，我真想到妹子的枣园去看看。俗话说，七月十五枣红圈，八月十五枣落杆。处暑节气，正是枣林盛时。青红相间的枣子缀满枝头，看一眼心里都是舒展的。水果枣，还真是第一次听说，抓在手里几颗，长长圆圆的，玛瑙翡翠一般，着实让人欢喜。

阜平朋友说，这里开旱市可有年头了。赶早卖东西的，都是附近村民。如今越来越多的农产品都在网上卖，或者合作社、园区直接走了大宗。旱市，越来越像个展台。山里出产了什么新花样，这里马上就能买到。比如这水果枣，就是专为发展采摘游引进嫁接的新品种。

2012年深冬，从这里吹响了决战胜负攻坚的号角。阜平210多个贫困村、10万余贫困人口，参与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拔穷根战争中。

搬迁安置、产业扶贫、生态扶贫、教育扶贫、金融扶贫、兜底保障。好思路洞然开阔，好干劲汩汩而来。

刘东云，一个80后小伙子。当过兵，见过世面。2011年底，他当选盆村党支部书记。他把小家抛在县城，把城里的买卖抛给她妈。他要与乡亲们一起，跟贫穷的日子来一场大搏击。电话里聊起村事，刘东云说自己做的这点事，根本就是马尾巴拴豆腐，提不起来。远的说，就说村里的扶贫干部，哪个都比自己吃得苦更多。

不忘初心，自然下得力气。跟阜平人打交道，我很多次被他们浑身上下散发的拼劲所感动。

步出旱市，转弯登上彩虹桥。河水潺潺东流，水草给阳光打上一道道柔和的金边。对岸，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居民楼，是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工程阜东新区。大河两岸，曾是当年子弟兵的演兵场。此刻，秋阳初照，微风拂面，阔朗，静谧。

文学

## 希望的亮色

■ 王贵胜

感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那年初秋，我和村里十几个小伙伴一起上学了。村里的教室都被高年级的学生占用了，我们一时找不到教室。村头有一片柳树林，树荫下成了我们临时上课的教室。每个学生扛一个高板凳当课桌，再拿一个矮板凳坐着听课。树梢上蝉声悠悠，树荫下书声琅琅。下雨的时候，我们就放学回家，天晴了再回来上课。

给我们上课的是一位刚高中毕业的女教师，叫李秀美，看上去不到20岁，圆圆的脸上总是挂着美丽的笑容，一条黑油油的大辫子垂在身后。李老师一个午教我们语文和数学。每天早晨和午后，她早早地站在树荫下迎接我们。上课的黑板挂在一棵柳树的半腰。每次她总是一手按着晃动的黑板，一手吃力地在上面写字。好多次，有同学走上前想帮她扶住黑板，她总是微微一笑，轻声说：“我扶得住，你好好听课。”

渐渐地，到了深秋，天气冷了，可我们的教室还没有着落。看到同学们冻得瑟瑟发抖，李老师急得流下了眼泪。

有一天，村里终于为我们找到了教室，是一家闯关东的人空着的两间屋子。李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动手，把黑乎乎的房子收拾干净，把黑板挂在墙上。原来用的高板凳和矮板凳，搬进新教室，再也不用每天来回扛了。教室里白天太黑，阴天时黑板上的字都看不清楚。李老师就让村里把木格窗户换成玻璃窗户，用报纸把墙壁糊起来，教室里一下子亮堂起来，同学们听课更加专心了。

到二年级的下学期，那家闯关东的人回村了，我们只好把教室搬到了村戏台后面堆放行头的屋子里。李老师带领我们用石灰把墙壁刷了一遍。村里给我们换了一块大黑板，牢牢地固定在墙壁上。李老师手把手教我们用树枝作支撑，把掺了麦秸的泥巴，一层层糊在树枝上，干透便成了一张长方形的课桌，我们再也不用趴在高板凳上听课了。前面的戏台是同学们课间的乐园，李老师经常带着我们做各种游戏。每当这时，整

个村子几乎都能听到我们欢快的笑声。三年级的暑假期间，有一天暴雨，那两间教室倒塌了。面对一片废墟，李老师和同学们都流下了眼泪。我们好不容易才有了教室，辛辛苦苦用泥巴做了课桌，用了不到一年，就这么一下子毁了。李老师安慰我们说：“不要灰心，村里会给我们再找教室的。”

离村子一里外有个打谷场，旁边有两间房子，是村民晚上看管粮食时的地方。暑假之后，李老师带着我们搬到里面，当作临时教室。每天上学，需要过村边的一条小河。下雨时，河水常常淹没河上的小石板。几个女同学胆小，李老师就把她们一个个背过河。冬天没钱生炉子，有的同学手冻肿了，李老师握着他们的手轻轻地搓揉着，轻轻地呵热气。

到了四年级，村里终于盖了学校，我们有了真正的教室。搬进去那天，同学们看着明亮的课桌、油亮的黑板，就像过年一样兴高采烈。因为教室不够用，我们和五年级的同学合用一个。他们上课时，我们就自习。李老师怕我们自习时走神，每次都坐在前面，看着我们写作业。有的同学走神了，她就站起来微笑着，算是一个提醒。

五年级快毕业时，我们听到一个消息，李老师马上就要出嫁了。她陪伴我们度过5年的小学时光，同学们都特别恋恋不舍。她出嫁的前一天，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，大家听得特别用心。下课前，她动情地说：“我以后不能教你们了，我不会忘了你们的。”

第二天，全班同学一起来到李老师家。她一身红衣坐在屋里，打扮得特别漂亮。她走出来一个个摸着我们的头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我们都流下了眼泪。她上了迎亲的自行车，回头深情地望了我们一眼，用手擦了一下眼泪，再也没有回头。我们追着她，直到她消失在远方。

从此，李老师把读书的种子深深植于我的心底，无论人处于什么样的境况，都无法磨灭我对知识的渴求。李老师为我的小学时光镀上了一层永恒的亮色，这抹象征着希望的亮色一直照亮着我前行的路。



初心 (中国画)

胡明军作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它名叫巴丹吉林，是一片阔大的沙漠，蒙古的意思是“绿色深渊”。在它的西部边缘地区，有一座军营。向南的祁连山隐隐约约，冠盖的白雪好像一面晶莹的镜子。向北则是巴丹吉林沙漠的主体部分，以及阿拉善高原及其连接的贺兰山。从高空看，我们的军营就如一片人造的绿洲，沉浸在赤黄焦灼的大漠之中。

礼堂是一个古旧的建筑，留着那个时代的印记。换成新办公楼之后，我还在其中上过几年的班。更早些时候，位于内场区中心部位的礼堂是各种集会的唯一场所，其中还有广播室和文体活动室。每年的五月初，路过礼堂时，总是不期地被一阵蜜香灌醉。礼堂拐角，长着几棵枝干扭曲的沙枣树，已经很老了，细密的枝条相互贯穿，仿佛几个老人在相互搀扶。每年五月初，它们枝叶茂密，所开的花犹如米粒，黄色的，一簇簇地聚在一起，喷薄着浓郁的香味。沙枣花盛开时，没事我就往礼堂那边跑，围着那几棵花团锦簇、蜜香蓬勃的沙枣树转来转去。不一会儿，整个身心就像是灌满了蜂蜜，沉甸甸的美好。

那时候，我在一个技术室工作，周边都是搞技术的军官。很多时候，我随着他们去指挥控制中心工作，主要负责中央空调的日常维护。有些时候，我也去参与某些演练任务。看各种战机从空军的戈壁机场腾空而起，带着剧烈的轰鸣声。厉兵秣马，居安思危，向来是一支军队的使命。我在其中，时常感到自己作为一名军人的热血，犹如暗夜里的箭头，时常发出尖锐的啸声。

在那期间，我读到了关于巴丹吉林沙漠的诸多历史往事。如沿着弱水河出塞，寻求匈奴主力的李陵及其五千“荆楚勇士”，以及从此被押往贝加尔湖的苏武。前往劳军的王维也在此写下了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不朽诗句。再后来，趁着休假，我去拜谒了散落在弱水河畔的烽燧、黑城（哈拉浩特）、肩水金关等西汉遗迹，在著名的居延海边，看着那些簇拥的芦苇，突然飞起的天鹅和野鸭，感受到一种诗意的美。

那些胡杨，残留的杨科树种，据说在中世纪之前，从地中海沿岸一直绵延到河西走廊局部地区。每年十月，胡杨叶子变黄，大地一片灿烂。人在其中，犹如走在黄金大帐中，也令人想起曾经的月氏和匈奴王早些年在额济纳的游牧生活。

再过了些年，我从机关到一个位于巴丹吉林沙漠西部的基层单位任职。一个人面对的自然风沙更直接和猛烈了。每天早上，被子上会落着一层细沙，总觉得牙齿不断地与生硬的沙子发生摩擦。但夏季很好，无风的夜里，面对旷古的圆月，坐在热浪逐渐消散的戈壁中，天空幽深如井，星群在高阔的天幕上排兵布阵，月光清辉照着戈壁和远处的沙漠，呈现出一种原始的、静着处子的美感。那些静默的沙丘，一座座，纵横相连，无限延展。让我想到大地的仁慈与人类之所以绵延不休的根本理由，那就是母性的大地总是在为我们提供不竭的生存所需，而刚健的天空则无时无刻不在用它的雄浑与强韧，为大地所有的生物带来精神与梦想的滋养。

我还记得，有一次我在床上看书，忽然看到地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在跳跃，我惊奇而又兴奋。哦，原来是小跳



## 长征

第4953期

## 铭刻那抹绿色

■ 张吉蒙

深夜的哨位上，你觉得时间格外漫长，望着月亮总是想起她的模样……成百上千个日日夜夜，你从不说苦从不言败，用血性和担当赢得了属于你的嘉奖令和军功章。部队建设的光辉史册上，留下了你浓墨重彩的一笔；迈向强军目标的征程上，书写了属于你的壮丽篇章。

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时间就像一部无情永动的机器，一点点将你推

向脱下军装的那个时刻。亲爱的老兵，你要走了。我们依依不舍、强作欢颜，隐藏着内心淡淡的忧伤。战友间不愉快的疙瘩，在拥抱之时顷刻化解；内心小小的失落，在挥手之间随风而去。一日从军，一生火热。若干年后，在夜的静怡中，在失意的心扉中，在深情的回眸中，你总会触摸到心中那抹绿色的记忆，嘹亮的番号声还会在耳边回响，锃亮的钢枪依然在心头

滚烫。记住这段青春岁月，珍惜美好的军营时光，把军旅亮色、战友深情带回家乡。

青春是用来奋斗的。今朝退伍，仅仅是转移战场；此去征途，鲜花与荆棘同在。经过部队大熔炉的锤炼，你已经褪去青涩稚嫩，换来铁骨铮铮。变旧的军装，是你汗水浸透的沉淀；磨破的战靴，是你淬炼成钢的见证；黝黑的脸庞，是你成熟与阳刚的标签；坚实的步伐，是你内心的自信和从容……这段难忘的军旅生涯必将化作一生的财富，帮助你在新的起点上，乘风破浪、再创辉煌！

卸下珍贵的军衔，戴上一朵光荣花，把那抹绿色永远铭刻在心中。站在八一军旗下，献上最后一个军礼。再见，老兵！今天你以部队为荣，相信明天部队会因你而骄傲！